

说壮话过年

□展爷(壮族)

下,您和网友‘展爷’聊天,内容揣摩不透,像是暗号,请您说明。黄雷:我们都是壮族,在说壮话。问:‘谷结蒙贝依’是什么意思?黄雷:我爱你兄弟。问:‘蒙滴心情谷理该,谷的心情蒙米罗’?黄雷:你的心情我理解,我的心情你不懂。问:您确定不是非法用语,不是传递某种违反法规的信息?黄雷:我保证……”我正看得一头雾水,黄雷嘎嘎大笑:“咱俩聊天惊动腾讯网啦。”

作家东西说过作家凡一平的段子。有导演到南宁跟凡一平谈小说改编事宜,用普通话交流,价格明显偏低。一次,凡一平带了个壮语翻译跟导演谈判,他只说壮话不说普通话,导演听得一愣一傻,以为凡一平是国际友人,改编费一下子就提高了百分之五十。有一次,东西和凡一平开车去都安,行至县城收费站,凡一平见女收费员长得水灵灵,就卷起舌头说:“小姐,前面是什么城市?”收费员瞄准他的光头,立即把普通话改成壮话:“能光头蒙(你这个光头),一个星期回来三次,还问家乡是什么地方!”凡一平脱口而出:“小姐,想不到你还会说外语!”有一次我向凡一平求证此事,他立即眼光迷离地说:“嘿嘿,那个壮族姑娘长得确实漂亮。”

交流干部聚在一起,总会顺藤摸瓜牵出老乡,说壮话的人扎堆而坐,嘴上叭里叭啦,往往是规模最大的一团。广西近2000万壮族,人口位居全国少数民族之首,脑袋凑在一起,嗬嗬两声,多聊几句,就能拐弯抹角扯出前

世今生的渊源。三杯下肚,相见恨晚,搀扶着上厕所撒泡尿,回来已是割头换颈的哥们,“贝依(兄弟)”叫个不停。壮族人好客,害怕冷落其他民族朋友,桌上语言便风云变幻了: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轻声细语的客家话,行云流水的佬佬话,干脆利索的桂柳话,虎虎生风的粤语,潺潺柔柔的瑶话……各种方言交织交融其乐无穷。

壮话是我的母语,讲着顺口,就像啃红薯芋头一样轻车熟路。梦里不知身是客,直把他乡作故乡。我每次下村搞扶贫,还是固执地用壮话与村民交流,年复一年,竟然能把佬佬山乡的方言融会贯通,听懂说透。一个清瘦老妇在院里骂狗:“乱嘿赖,卡歹贝(乱叫多,杀死去)!”走过墙角的我赶紧跑回,推门进去:“您是大化人?”老妇愣了:“大化百马。”“我也是百马啊。”乡音交融,犹如温情之网,冬日暖阳般罩满庭院。她叫我“勒哈”(儿子),我叫她“亚顾”(姑妈),我们用壮话交谈,百马老家的门前河水,屋后青山,村口古榕,庙门石墩,甚至谁家的渔船,哪家的祖墓,在勒哈和亚顾的乡音里清晰可见,触手可及,动情之处,姑妈热泪盈眶,攥着我的手颤抖不已。为此我写了《罗城姑妈》,北京的《民族文学》发了,广西的《三月三》转载,还翻译成了壮文。种田的老父亲郑重其事戴上老花镜,拿着杂志揣摩半天,啧啧咂嘴:“把书放到神台上供祖宗吧,这可是壮族人自己的文字。”

壮话是我们壮家人最美的语言,弥漫着家乡的气味。一句壮话,一缕

乡愁,萦绕着宅宅门前根深蒂固的老树,在游子潮湿的目光里,望眼欲穿,愈拉愈长。人生第一眼,就是看见故乡山水;出门第一口饭,就是舔舐邻里乡亲的粗瓷大碗;学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浓重的壮话俚语。

出门在外,离家飘零,内心成了失根的兰花,逐浪的浮萍,漫天散飞的木棉花絮。每年春节,我都回乡,那种被壮话包围的温馨,美得不能说。薄如蝉翼的大化鱼生,拌了葱花的鲜红活血,苦甜溢香的新鲜羊酱,满嘴香脆的腊猪头皮,嚼着咯吱咯吱响的红皮花生,舀了上来还挂着黏糊丝儿的红薯黄酒,满口饮下,味儿悠长,喝得热泪盈眶。也只有老家的春节,呼唤的都是乳名,听到的全是壮话。不管在外面如何呼风唤雨,精通几国语言,回家必说壮话,要不然就是众叛亲离了。“啃漏(喝酒)”“独母独妈独并独开(猪狗鸡鸭)”乡音不绝于耳,笑得前俯后仰。

整日在城里忙得焦头烂额,回乡的感觉迫不及待。鼠年将至,我回到县城。还没放下行李,手机叮咚来了微信,远在香港的发小问:“哪天回乡下老家?”

我回微信:“你回来吗?”发小不语,却发来视频。他已到家,庭院里聚了满满三桌人,儿时玩伴二狗、日山、达柳、特猛等人喝得手舞足蹈,他们举着酒杯,对着屏幕高喊:“日展,刀兰柳滴(快点回家)!”

我看得心潮澎湃,还没回应,发小又发来一行字:“过一个说壮话的年,真好。”



资料图片

如果你遇到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长相庸俗,说话夹壮,爱开玩笑,段子调侃完后喜欢用壮话翻译,那就八九不离十,你遇到我了。

北京电梯里站着一个秀色可餐的女人,身材袅娜,前凸后翘。男人眼贼,喜欢聊女人,德性都差不多。我用壮话说:“达内盘喊(这个女好看)。”来自都安的老梁,把目光粘在女人脸上:“呐梅怯类,差滴(脸有雀斑,差一点)。”两个男人厚颜无耻,用嘴巴把女人生活剥,肆无忌惮地评头论足。电梯打开,女人出去,又转回脸,目光犹如尖锥扎来:“港化酒心滴,谷都安高岭(讲话小心点,我是都安高岭人)。”

我俩顿时瞠目结舌,面红耳赤,从此说话变得谨言慎行,害怕身边潜伏着老乡。离京那天,机场行李托运处排起了长龙,我被挤成一张薄饼,鼻尖之前是别人后脑,我的后脑又粘着别人鼻尖,粗喘袭来,颈背热得发烫。实在难忍,我喘出壮话:“排队堂古,古可歹瓜(排队到我,我也死啦)!”人群涌起了微澜,排在最前边一个俊朗男人,转过脸来,也用壮话试探:“老乡?”我一激灵,如遇救星:“大化!”那人立马回声:“机票拿来,你们去冷饭店坐等,我帮办手续。”

回到河池,我给作家红日说了这事,全桌爆笑如雷。红日感叹说:“电梯女人给你们两个流氓留了面子,那是壮族人宽宏大量;机场男人为你们代劳,那是壮族人热情善良。说到底,还是咱们说壮话的人亲啊。”桌上立马有人嗤笑着说:“说壮话有啥了不起,狭隘主义。”这人级别比我高点,比红日低点,但脸面都比我们大。权力是最好的壮阳药,他把控一个大部门,说一不二的主,整日板着脸,等级森严的脸面,从不跟文人嘻嘻哈哈。我给红日使个眼色:“谷古勒吹内歹贝?(让我把这卵仔搞翻?)”红日点头默许。我站起身,倒满大杯,毕恭毕敬上前:“您悠蒙哥歹(等下你就完蛋)!”那人听不懂,冷眼看我。红日翻译:“他说祝您万寿无疆。”奉承好话犹如春风,笑容在那人脸上破土而出,酒便喝得川流不息,出了门就哗啦啦吐了个翻江倒海。

我有一个报社朋友,名叫黄雷。我称他“日雷(名叫雷的男孩)”,他称我“日展”,多年微信、QQ交流,互发乱七八糟的表情,两人笑得一塌糊涂。某日深夜,黄雷火急火燎打来电话:“兄弟,出大事了,你要小心!”我内心一紧,惊慌从床上爬起。黄雷频频发来微信截图:“问:需要证实一

站在新年的门槛上

□覃寿娟

一不留神,“猪”年已过,“鼠”年到来。

事实上,人到中年的我,总是感叹时光的匆匆。记得民国才女张爱玲在《半生缘》里说“中年人过上十年仿佛觉得是弹指间的事”。依她看来,中年人的十年都似弹指间,更何况是一年的时光呢,春夏秋冬的更迭仿佛只是一瞬间。

回望过去的一年,岁月尚好,无大悲亦无大喜,日子过得简单而平淡。一家人按部就班地工作和生活,有衣可穿,有饭可食,有屋可居,如此已好。自己的身体出现毛病,有尚未确诊的担忧,有病状发作的痛苦,也有病愈时的喜悦。当然,有些身体的损伤是无法逆转的,由于运动过量,导致我的膝盖损伤疼痛,让我不得不忍痛告别羽毛球场,最喜欢的气排球运动也只能偶尔参与。曾经,我是那样的不甘心,但现在,我学会了放下,和自己的身体和解,接受了时光的安排。我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到温泉游泳。少年我也学过游泳,但一直学不会,我曾经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游泳了,但凭着两个手臂绑上的浮圈,我到底是学会了最简单的“狗爬式”划水,在泳池里也可以快乐得似一条鱼。有得有失,有悲有喜,也许,这才是人生。

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写作十余年,因某种原因近两年写得少了,也总算是坚持了下来。一篇篇文章见诸报刊,就像一朵朵花开在心田,让自己感觉时光没有虚度,偶有文章获奖,更是开心。我知道,虽然自己在市级以上报刊上已发表了三十万字,个人所著散文集《掌心里的阳光》入选来宾市“麒麟山文化系列丛书”正在等待出版,但自知资质有限,知识贫乏,题材狭隘,一辈子也不会成为大家,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写字是一个人的独舞,是自己和自己的心灵对话,是文字让琐琐碎碎、吵吵闹闹的日子透出一道光,让自己的内心更加清澈和纯净,在这喧嚣的尘世更能靠近自己的本心,安顿自己的灵魂。当然,若是在文字上突破自己,怀着更多的悲悯情怀抒写这个社会,会更有意义。

新的一年,若是问我有什么愿望,我还是期盼亲人平安,年年团聚。对于从小失去母亲,失去家庭,跟着舅舅长大的我来说,更能体会到亲情的温暖和珍贵。舅舅和舅娘年事已高,但身体还算硬朗,几个表弟也都过得不错,在我的心中,他们就是我的家人。年年过年,我们侄儿姐妹和他们会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地过新年,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心存感恩,但也知道,没有人会长生不老,只愿这样的时光长些,再长些。

不念过往,不惧将来,新的一年,是憧憬,也是希望,愿所有的希望都能实现,愿所有的梦想都成真。

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李宗文

从朝霞初醒
等到太阳升起
从炊烟散尽
等到斜月高悬
从一头青丝
等到满头白发
从呱呱坠地
等到儿孙满堂
我等的就是这一天除夕

从啼声清亮来到这个世界
故乡给了我暖暖的魂
我站在高高的山岗
每一次回望
我就断一次魂

我等的就是这一天除夕
抬眼望袅袅的炊烟
绵绵不绝

我等的就是这一天除夕
低眉处伤口布满的土地
信念千涸

每一缕乡愁都开成挽留我的山花
我不想只温暖你的床
仅仅在这烟花掩笑的瞬间
我只想陪故乡永不熄灭的烟火
和那些再也回不来的日子
一起将乡愁暖透
与永不凋零的山河
许一世长情

回家过年

□李道芝

有时我不喜欢回家,迢迢千里
在我出生成长的乡村,和人谈论漂泊
在何处寄居。在家我更多趋于观察
流淌的河水以及雪降落的黄昏
它们引起我怀念。仿佛时间退回去了
蔚蓝的风,掀起麻雀来回飞翔

有时我希望早点回家,由春到冬
孤独的收割人,目不转睛地等着我
许多熟悉的面孔,乡音纯正
他们与我原本是一个整体
被生活强迫分开了。难得好几日
在平原,不觉得自己是异乡人

壮族汉族同住一个村坡,
榕树绿荫盖,木棉红似火。
莽莽群山拥抱着,
拥抱着宁静的生活。

同享阳光,同享春色。
你的田我的地连片稻禾。
三月荔刚刚上了市,
夏日炎炎就摘香芒果。

都种谷子,都种玉米,
瓜秧爬过两家的欢乐。
汉族姑娘常常跑过来,
要把采茶经传给壮族小伙。

壮家米酒酿的香喷喷,
汉家嫁妆堆成山一座。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不用猜,吉日嫁娶是哪个。

汉族说好啊,壮族说尼罗,
两种语言跳动着融合。
劳动,致富,追梦,
同唱民族复兴之歌!

同唱民族复兴歌

□覃运清(毛南族)